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二七回 錫佳名注釋九尾龜 寫牢騷演說煙花史

且說康中丞看了康少己手上的戒指，竟和五姨太太手上的那個樣兒，好像是天生一對的樣兒，不由的看了又看，心中暗想：「天下竟有這樣相像的東西！若不是方才有些涵養，當時沒有鬧出來；冒冒失失的混鬧了一下子，那就懊悔不及了。」自此以後，康少己見康中丞這般糊裡糊塗的，免不得更加大膽起來，漸漸的醜聲外播，大家都知道這位康中丞家有些帷薄不修。甚至上海有一班滑頭子弟，編出三首《竹枝詞》來，專講康中丞家裡的那些故事。康中丞公館裡那些大大小小的人，也沒一個不知道的，只瞞著康中丞一個。甚至於康中丞的親戚裡頭有一班輕薄少年，故意抄著那幾首《竹枝詞》給康中丞看。康中丞看了，有些懂得的，有些全然不懂，卻糊裡糊塗的，不曉得他說的是那一家的事情。還帶了回來給家裡頭的人看，只說這個詩上說的不知是什麼人家，怎麼好好的會弄到這般模樣？始終沒有知道這三首《竹枝詞》就是說他自己家裡頭的事情，你道可笑不可笑？

看官且住，在下做書的做到這個地方，又出了一個岔子，用不著列位看官指摘，在下做書的先自己舉發出來。

從來天下的人，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，無論什麼事兒總要幫著自己親戚的；就使親戚家中鬧了什麼笑話，出了什麼亂子，對著外人尚且要千方百計的替他遮蓋，怎麼康中丞的這些親戚，不替他遮蓋一下也還罷了，倒反有意把康中丞當個頑意兒一般的捉弄起來，好像狠有些幸災樂禍的意思，這是個什麼緣故？難道康中丞的那些親戚，都是些紅毛國裡頭的野人不成？

原來這個裡頭卻也有個道理。自從康中丞的那位正室夫人回籍以後，康中丞把一切家裡頭的事情，一切親戚朋友的應酬，都是交給大姨太太一個人管理。這位大姨太太雖然能幹，究竟是個信人，那裡懂得這些事情？那些親戚家裡該應送禮的也不去送，該應遣人問候的也不叫人去。再碰著那些婚喪凶吉的事情該應要內眷出去應酬的，這位大姨太太更加出不得場，縮著個頭死也不肯出去。

那班親戚心上本來已經有些不快活，更兼見康中丞這般糊塗，把好好一個正室夫人擱在家裡，連娶媳婦這般喜事都不去接他出來，只憑著那幾個姨太太在裡頭混攪，大家多狠有些不以為然。再是康中丞恃著自家有錢有勢，未免有些富貴嬌人的樣兒，所以那些親戚一個個都和康中丞不合，竟沒有一個肯幫他的人。聽見有人在那裡罵他，這些親戚非但不肯和他辯護，碰著一個高興的時候，還要連自己也湊下去點綴兩句。這個裡頭有這樣的幾層緣故，所以那些親戚一個個都不肯幫他。並且有些秘密的話兒，外人不知道的，也是那些親戚背地裡傳出來的。你想康中丞家這樣的深閨內院，青瑣高樓，這些閨房狎昵的事情，外人那裡打聽得出來？

更兼上海灘上的人都是那些不顧廉恥的滑頭少年，聽了康中丞家有這樣的幾個尤物，便大家前前後後的想要轉他們的念頭；不但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並且還心上存著個人財兩得的念頭，想著要騙他們的錢。就是這樣的一傳□、□傳百，沸沸揚揚的。就是實在沒有這件事情，這班滑頭少年也要造些話出來說，竟把康中丞家裡的那些寶貨，當作個歷史裡頭大有關係的人物一般，今天說的也是這幾個人，明天說的也這幾個人。說來說去，裡頭就有輕薄少年把康中丞起了一個綽號，就叫作「九尾龜」。

有人問他這個「九尾龜」是什麼意思？他說也沒有什麼深微奧妙的意思在裡頭，不過為著這位康中丞家裡頭有五個姨太太，有兩個姑太太，有兩個少奶奶，恰恰是九個人，又恰恰的九個人都是這樣風流放誕的寶貝，我所以把這位中丞公起個徽號叫做「九尾龜」。你們閉著眼睛想一想，這個情形可像不像？問的人聽了他這一番說話，覺得雖然沒有什麼道理，這個情形恰委實有些相像，便也一笑走開。

從此外面那些和康中丞不對的人，只要提起康中丞來，大家都不說他的名姓，只叫他是「九尾龜」。在下做書的便借著這個「九尾龜」的名目，編成這一部醒世新書。雖然康中丞這個人並不是書中的正腳色，但是在下的這部小說既然名目就叫作「九尾龜」，在下做書的，自然也不得不把這位元緒先生姑且當作全書中間的主人翁，好好的演說一番，總算交代過了書中的一個節目。

看官們若畢竟要問著在下做書的，這部小說裡頭那一個是書中的主人翁？這卻連在下做書的自己也不曾曉得。看官們意中把那位當作主人，在下做書的就把那位算作主人。就是把在下做書的局外人，扭進局內去做一個全書的主人翁，也未嘗不可。究竟三千大千世界，誰主誰賓？恒河沙數眾生，無人無我。在下做書的隨口說出，信手拈來，本來沒有存著那個是主、那個是賓的念頭。列位看書的酒罷茶餘，消遣世慮，也不必存什麼那個是主、那個是賓的意見。無非姑妄言之，姑妄聽之罷了！

咳！如今世上的事情，為著辦事的人胸中存了個賓主的念頭，因此壞事的也不知多少！何況在下這樣一部汗牛充棟的小說，灑一腔之涕淚，誰是知音？掬滿腹之酸辛，疇能遣此！寓言醒世，俳語成文；東方滑稽之談，南國煙花之史。知我者憐其淪落，或者方諸阮籍之窮途；罪我者咋其疏狂，方且指為灌夫之罵座！文章憎命，時運不濟，時逢白眼之人，盡有揶揄之鬼！寄閒情於風月，惆悵揚州；感逝水之華年，淒涼錦瑟。借著那青樓中冶葉狂花的姿態，做一部世界上勸人諷世的清談。把那些上海灘上以前的四大金剛，以後的□二花神，都一古腦兒收聚攏來，做了這一部小說中間的資料。這也總算是現身說法，皆大歡喜了！

如今閒話休提，把這位康中丞撇到一邊去，再提起那位章秋谷來。

只說辛修甫這個時候在後馬路開了一家極大的書局，就請章秋谷做個總經理，兼任編輯事務，每一個月送他二百兩銀子。章秋谷本來原不願意就的，自己想了一想，一則太夫人還在常熟，陳文仙又在上海，好好的一個人人家分作兩起，終久不是長局。況且自己又要回去侍奉太夫人，不能長在上海，把陳文仙一個青年少婦丟在外面，未免身心兩地，不甚放心。如今就了這個館地，便可把太夫人接到上海來住，免得兩邊來來往的，□分不便。更兼這個書局又是辛修甫一個人獨股開的，秋谷也想要和他整頓一番，自己也好借著這件事兒多看些書，長些學問，便慨然應了。

辛修甫□分歡喜。

秋谷到書局裡去料理了幾天，先把事情理出一個眉目來，聘請了幾個編輯新書和小說的人。又請了幾個翻譯，譯那些東西書籍。把書局裡頭幾個朋友的執事，都分派得清清楚楚：管批發的管批發，管機器的管機器，管出入的管出入。秋谷倒忙了好幾天，便和修甫說了，要回常熟去接家眷出來。修甫自然贊成。

章秋谷回到常熟和太夫人說了，太夫人聽了自然□分歡喜。依著太夫人的意思，要過了年再搬。禁不得秋谷在旁攛掇，只說書局事多，不能回家過年，一個人在上海又不放心。太夫人聽了這幾句話說得不差，便也依他。忙忙碌碌的差不多料理了半個月，方才到了上海。在新馬路眉壽裡看了一處三樓三底的洋房，甚是寬敞，大家歡歡喜喜的過了幾時。

秋谷心上想著一個陳文仙住在外面，好像個外室一般，終久不妥當，只得和幾個親戚密密的商議了好幾天，定了主意，趁著太夫人喜歡的時候，幾個親戚婉婉轉轉的把這件事兒和太夫人講了一遍。太夫人聽了，果然心中大怒，便叫人到書局裡去立刻把秋谷叫了回來，當著親戚的面前，便叫秋谷跪下。幾個親戚連忙相勸。

勸了一回，太夫人怒氣稍稍平些，叫秋谷立起來，對著秋谷說道：「你是我的兒子，你的事情為什麼要瞞著我，不叫我知道？你難道是當我已經死了的麼？若是到了那個時候，我真個閉上眼睛，自然不來管你的事！如今我還有一口氣在，你就瞞著我在外面這般混鬧，你究竟是個什麼意思？」秋谷聽了，低著頭不敢開口。太夫人又道：「就是一件極平常的小事，也該應和我講一聲兒，何況這樣的事情。天下那有納妾好瞞著父母的道理？你就是做了皇帝，家庭裡頭也要由我做主！難道你比皇帝還大些不成？」

秋谷聽了委實無言可答，只得跪下又叩了一個頭，起來站在一旁，口中說道：「這件事情，都是兒子的不是。兒子情願領母親的責罰。」幾個親戚見了，又著實在旁相勸。

太夫人心上雖然不快，看著秋谷叩頭認罪，又滿口自家認錯，心上早已有些回轉；又被幾個親戚你言我語的勸了一番，便對著秋谷道：「如今看眾位親戚面上，況且生米已成熟飯，只好由你去鬧到那裡算到那裡的了。但是好好的一家人家，斷沒有妻妾分居

的道理，只好把你那位姨奶奶接到這裡來一同居住。只知道堂子出身的人，安本分不安本分？」秋谷道：「這個母親只顧放心。這個人的性情十分溫厚。就是住在一起的兒，他也和兒子說過幾次，情願守著規矩住在一起。母親不信，只等他來了再看就是了。」太夫人聽了，不覺開顏一笑道：「人還沒有來，你就這樣拚命的幫他。將來你那位老婆，不知你還要把他怎麼樣呢！」秋谷見太夫人笑了，也陪著笑道：「這也不至於的。」正是：

小星三五，銀河昨夜之波；孔雀東南，中婦前宵之淚。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看下回交代。